見聞雜紀

太祖孝　成祖長　仁宗獻　宣宗景

見聞雜紀卷之七

吳興李樂彦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本朝開基

聖聖相傳之年分

洪武元年戊申　三十一年戊寅止

建文元年己卯　四年壬午止

永樂元年癸未　二十二年甲辰止

洪熙元年乙巳止

宣德元年丙午　十年乙卯止

英宗 代宗 憲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正統元年丙辰　十四年己巳止

景泰元年庚午　七年丙子止

天順元年丁丑　八年甲申止

成化元年乙酉　二十三年丁未止

弘治元年戊申　十八年乙丑止

正德元年丙辰　十六年辛巳止

嘉靖元年壬午　四十五年丙寅止

隆慶元年丁卯　六年壬申止

萬曆元年癸酉

二

唐岑嘉州參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遥知南湖上秪對香爐峰

三

五臟之神肝蒐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淡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則悔者以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以隱忍詳復而不輕為　王肅家誡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命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　墨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便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云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王文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

惟人不能近恐在已亦無措足之地。程叔子曰精神道德言動一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龍舒勸戒文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析情為善滅情為聖　以上述烏程唐守禮吏隱堂日鐫

曰

[illegible]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内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宦

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靦靦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意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出一箇衰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

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戸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吳俗坐定輙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搆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葢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為訛也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偶談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羅仲素云子弒父臣弒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
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
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
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夫衣食之源本廣
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遥之路甚長
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
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後輩輕薄
前輩者往往促筭何者彼旣賤老天豈以賤
者贈之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得意而喜失意

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人作得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哀哉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嗜異物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

難有禮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閒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凈土　以上述華

亭陳繼儒著

五

唐一菴先生樞曰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

豫幽冀之間雖欲居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

秉天運則智者與造化俱伏羲神農都陳黃

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帝嚳都亳堯

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長

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六朝都建康

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説者謂豪傑覷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而所以覷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事之交值睽依闉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不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絶脉水化味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洒血莽為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蓋有徙道朱朴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不可謂非論天下之勢圜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

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後新設攔江閘

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泊瓜州近設瓜口閘於西江背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洲既設似與儀真不異歸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為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為北嶽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蟯蜋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

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立效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丸皆可。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關丫义等處擊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疎其謀工無永建有以也石塘在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内所以固滲漏二者皆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患病於石塘先隳石塘之隳病於土築椿淺又病竈夫引潮以便抱竈所以不久成害即如

漕河砌閘土民利行舟停滯欲便經營之利私賂工師作為衝械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能以奠枕

山東東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區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

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上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尨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荊溪百瀆南納霅溪七十二漊荊溪百

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埧既立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霅溪七十二漊港口曰淤若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淺湖之所瀦自吳江長橋出合龎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茭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〻盐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

白茆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茆港亦易淤淺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淤上海之南蹌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茆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盛流白茆港漸淤於壯則長橋所為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淺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道北注劉家白茆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蹌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江勢至京口頫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可濟緩急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illegible]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渟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砱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

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
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
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
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
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
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黄陵岡蔡家口
纔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
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
上至儀封北乃黄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
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

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士勢岌岌人力訑訑　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

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仙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兩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

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
條末之能行也江以南户無實丁以系產為
户脫漏户丁律條末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
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
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户開常之弊久矣官田
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積
儲殊寡於六府逈不逮焉　在京各衙門俸
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
蘇州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

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寧又順慶之南充渠縣廣安蓬州亦次之而山東次之河南又次之　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不征近節議畝泒勸米今至四升　杭州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殿在也　廣州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廉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北之引塩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塩稅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遮洋總當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當於龍江關　雲南土官非有沭府令牌不能調雖麗江每自大沭令至即處納　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右江土官喜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可一錢俱為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且獻名倍役數以規糧給　北人食腥臊夜目不明睡則沈熟可乘被虜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

哨夫所害以報功　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城則於陵守力踈又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自杭由長興之金笠關入南都為捷徑　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定海關經浙省過蘇揚至淮安臨清迂曲之行以示中華基勢　會通河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兖州城東築金口壩遏泗水注濟寧以滕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入海令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借黃河為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熯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

來之盛則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　河東池鹽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成激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暍生硝水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兩漫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　兵法聖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不克。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

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
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
老營以為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為戰風后
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
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
零出而不二故謂餘奇　李筌言曰兵猶水
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
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
不亦謬乎宋儒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
所以輕述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名將李廣霍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請諸鄉先生立社會疏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違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貳念況今際明時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勵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少槩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桓也晚昧深為是懼謀之棟塘

南喬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寔予同心因屬
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爲舉事其事歲二會
在春秋二社日當事者給饌治具先期一日
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所任當事之便
樞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
無輟公私俱置衆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
意供具不華一取相觀之益一勿盡讐之疑
一温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
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
不冠止論說不譁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

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辛酉湖澇歲大歉人情汹汹衆問曰先生何以不向人道若先生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自己酉被荒迄今豈得怨天尤人衆曰貧家每歲不敷用烏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用大有大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為出所以盈縮登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以為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　論春秋乃性命之書春秋為賞罰之書非也無其位而寄空文於榮辱之間烏乎得也謂褒善而貶

惡亦非也聖人明道於天下而欲以虛名動之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立教也不得行道於當時慮後學之求其依歸而不可得也而至理不容有言則又難於先備以為周行之示於是即易陰陽之化消長吉凶之實而假世象以章之所以闡其玄以通之者至矣然猶慮夫中資之未能遽以曉也乃復以當時行事之粗迹一折衷於性命精微之宜使知道必協於中而人心本體之靈達於今古而不昧是故春秋是非之書也以別理欲

而决王霸成治亂興衰之由者也大中至正之矩無過不及之學損之而自生其情也贅之而自肆其情也委之而自遏其明也桼之而自罔其迪也故春秋與易通無顯微精粗本末之判也　以上俱唐先生樞著

六

月到天心處風来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槩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

丈夫不可無此緼藉　陽明先生曰有善無
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七
茶題
龍亭庫驛
本朝令甲在外文武諸司遇
萬壽元旦冬至及
太子千秋令節則陳　御座於中堂陳幽簿
儀衛於兩階陀幄中設亭亭繞龍文飾以黄

金其中大書闕字以象
天子臨見群臣之座召稱為　龍亭長官率其
僚屬吏民望拜庭下升而祝降而嵩呼儀節
視　中朝無二直竣事之後　令甲不著奉
安之所以故諸司往往雜諸器物置之居積
之庫而庫又率在堂之兩傍失居尊之體間
有別建以崇之者蓋亦鮮矣隆慶己巳烏程
李樂來令新淦行禮之餘喟然嘆曰　君父
之尊猶天也迺以其處位置之堂側而眇眇
臣子顧抗然居中以聽邑事仲尼過位之訓

少而誦之今安在哉邑之缺典莫斯為甚迺
相隙地建屋三楹其前為門繚以周垣扁曰
龍亭庫專為奉安　龍亭之所而幄帳鹵簿
從焉視　中朝所稱鑾駕庫者雖大小制殊
殆髣髴其意矣翼趨進而觀之曰此不可以
覘政乎世之居官者惟無敬　君之心故其
所臨之民　君之體也而不知惜所行之事
　君之政也而不知供所司之法　君之令
也而不知守所掌之財　君之所需也而不
知節誣上行私壞法亂紀皆自一念之肆發

之耳今樂於　君之虛位且知敬而尊之不
習於故常而待爲之計如此固宜其令塗末
三載而善政種種莫非尊　君之惠以布之
民也他日位益隆代　君之責益重亦惟無
忘此敬而已庫在邑治之內學士君子鮮造
焉而間有事其中類皆胥徒之賤翼懼其不
足以知此而例以建制之末視之也故特表
而著之庫創於樂篮仕之年十一月成於次
年之春正月其旁併收邑之圖籍以杜侵毀
亦式負眅之餘意也

隆慶辛未十二月新淦縣儒學訓導姚翼題

八

新淦縣新修城隍廟記

古先聖人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冥顯雖殊而其佑世安民理則一也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表畷咸列於八蜡凡以其有功於民也而況壘上為城塹土為隍蓄庾所聚政教所出國以之藩民以之衛則其赫靈顯化受命於天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神

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冰縉雲之記然止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宋歐陽修云天下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於天下而諸縣猶有缺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三年　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獨封城隍為鑒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公廳以為高廣有事於山川則合食於壇有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朔望行香次於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

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亨先師至聖萬古稱
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
任者兢兢然尊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
生教養所基而不可以或慢矣乎淦據豫章
上游當處廣之衝為江省要邑則其高城深
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尤非他邑
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
稱隆慶已巳吳興李侯来令兹邑廉公節儉
凡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
庭封之以葺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創官

店立邑倉將修廟而廟適火侯曰此更新之會也乃徹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邑人朱璉記之璉竊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立者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 國家肇稱則命以鑒察司民是廟其神者凡以為乎民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侯之盡心民事一介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神之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
皇祖重民制祀之心是廟之新神必用然罔恫

吾意其風馬雲車而来駐斯宮城民固國而永妥其靈矣乎古之事神者思其所依思其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惟民則其所依者亦惟民所主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惟正直侯於神所依者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克當神心者不但穹窿其棟宇焜煌其册璽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昭崇廟貌者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人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於淦而淦之徼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為終始也哉

侯尊名樂字彦和別號臨川以戊辰進士高
等筵仕董役則典史李汝秀及老人陳輔李
夫敬等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
設重門中爲正堂前有拜亭後有寢宮繚以
周垣翼以兩廡齋宿有室庖省有所俱所當
記者云

隆慶庚午孟秋邑人朱璉撰

九

新淦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學校建尊經閣制也學校遍天下而尊經閣

不槩見非制也忘本始者弗修急簿書者緩
修畏勞費者忌修而泮藻不澤俎豆不飾又
未聞以課吏焉故為治急體要不隨時變化
之士或罕覯之意勢也亦意也新淦學舊無
尊經閣隆慶二年郡理唐公舜欽視邑卜明
倫堂後創建之然棟宇僅立弗葺弗備再歲
不治當尋圮三年夏烏程李公領令至茹絜
懷芳節用愛人睹前政闕緒亟圖修之結重
屋列門窓二進計十間周繚石垣翼翼殖殖
與明制稱工始于五年十二月朔落成于六

年正月望乃蠲日率師生奉
國朝頒布經書秘而藏焉閣之下塏爽洞達便
諸生肄習其中一日因學博姚君翼徵淞言
紀諸石拜手颺言曰
皇明列聖稽古右文秩官育材表章六經敷錫
之德意何殷盛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夫大人莫尊於君父聖言莫大於
六經六經之言皆發揮天命引翼民彞之具
也世師弟子知所以尊天即知所以尊君父
矣知所以尊君父即知所以尊六經矣三代

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具在六經猶日星然多士誦法先生躬行君子俾孝子忠臣真儒善治相待而成所爲賢有司敬君愛士之報豈渺小哉按郡志載淦文獻世有哲人昭代在實録者張太史之出處以道練中丞之忠節不羣胡司成之文行振世陳司冦之耿介絶俗諸餘嗣興之士咸彬彬焉有其文質盖紫淦金川毓爲仁賢其陶鎔淬礪積漸章徹非偶然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淦之士惟視其武㴱趨

之耳矣侯為政廉不刻物仁不惠奸守官不
殉俗造士不先華雖更僕未易指陳松也得
夙通於紹介故睹記特詳如此且將告世之
學與仕者曰士君子欲為堯舜之佐周孔之
徒也察於三畏之旨斯可以語尊經矣侯名
樂字彥和臨川別號隆慶二年進士敦五倫
修三畏在任餙舊捄新無限茲舉其一焉盖
大且重者

隆慶壬申仲春新喻劉松汝貞拜譔

新淦縣重建便民倉碑記

天下事多敝於因循而成於明決世之言改者孰不曰居成者易創始者難事可以仍舊貫焉吾焉用改作為也嗟乎天下事将任其頹敝而不為之所耶此庸俗之見非所以論豪傑也夫國之設官以裕民也官之子民以體國也事有弗便於民而仰厨國計吾一任其頹敝而不為之所國與民将焉攸賴哉我

國朝財賦取給東南江之西當三分之一淦為兊糧者約三萬有奇舊有倉曰便民者在南

門之外以貯一歲之入而發運於江盖其事甚便歲久圮壞當事者憚於興作每歲入則貯於舟歛發非時稽察靡悉於是巳有侵耗之獘國課稍虧民大稱不便久未有所歲巳巳浙臨川李侯来蒞玆土既悉其獘則慨然曰玆有司事也顧舊基巳圮且在門之外尤有未便視城中有基舊爲藩司分署上官駐節不常司可無設請于當道以建新倉又慮工費無從乃捐在庫四差諸色暨歲派餘銀共計叄伯有奇鳩工計日不擾於民不癹於

素經始于隆慶四年九月落成于十二月計為屋伍拾肆間而顔其廳曰體國裕民凡歳之入時而貯時而發奸無所容歳課無損民始大稱便走書屬震記之震憶昔在膠庠讀書湄湘之上當歳運時見舸船鱗次洲渚檣者負汗屬道舟人喧集有若漁獵所謂舊倉者鞠于蓁莽則嘆其時未有以處之者茲三十年矣邑非賢侯顧見有異同或猶未盡燭其獘間有欲任其事又或憚於上議不懨𠀤費靡措則委而去之如傳舍取給一昔𦳝足

矣何則意見之未明而行之未決也侯治邑僅二歲其他德政班班無論即此舉罔疑罔滯積數十年所難者而一旦行之若無事然此其才識若懸鑑以照毫髮無隱若神劍以運千里不留上以體國垂經久之圖下以裕民貽子惠之愛其視隨時遷就累歲月以慱華顯者可同日語哉今

國家軫念元元財賦為急侯且不日內召得在廊廟經理天下庶務了然一心運而行之無不如意所向其裨於國與民益宏且深茲可

預卜矣夫破拘攣之見而成不世之業者豪傑事也享無窮之利而頌之不敢諠者邑士民分也震茲弗敢諉是用告于後之人其尚念茲舉也時爾貢賦毋或後先慎爾出納毋或耗損其有弊也循而葺之無斁墜也以仰稱侯體國裕民至意𡍼舉也尚永永有賴哉隆慶壬申二月刑部廣西司郎中邑人朱孟震撰

十一

新淦縣新修養濟院記

嘗疑周禮憂民布德雖醫疕除亂煩恩之事靡不曲至而獨恤養孤老經不專見然觀文王治岐先四窮故可見古之聖人不忍於其民之不獲也惻怛懇悃惴惴予辜或不暇任人如此 我朝法古為政損益之天下郡州縣治令各設養濟院籍民之孤老殘疾者宅之寧宇時其衣糧生有養終有藏流惠九有無窮已時誠

皇仁令典也郡縣百執事固多奉

主上德意閒有高視闊步之夫旁睇不省大吏

過者或問而不察此所以王滭壅閼而實膏鮮流也渐淦養濟院舊在大南門外二里許歲久屋頹令尹浙西臨川李公覽之慼然掄材鳩工咼構之凡四十間繚以周垣固容倍昔一ㄅ一金不妄動罰作始于隆慶五年十月訖工于六年正月成之日孤老扶携蒲伏懽沸如雷一日介書入喻道故且曰懼日月久莫志也請記諸石松乃喟然嘆曰古聖人之愛民也非臆其腹欲焉始與之也亦非臆其腹惡焉始除之也即天地生物之心求其

所以生之者以左右民而已仁人君子得百里而君之其於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使之饑食而寒衣朝饘而暮息脫夭札沴癘之菑者亦不過因天地生物之心以補造化之所窮以釋聖人之所病如斯而已於乎此李侯置院之工侯之心必然而不可已者也語曰一根百葉一實萬食言種善則生施德則勝也此室未作時侯嘗憂四窮月糧不繼也曲慮博討置官店於要歲取任金接濟給之關白當道著為定式語詳文移碑中錄此言

之此室不作四窮蚤徳侯刈此室又作完密哉他日財成天地潤澤生靈即此方寸有餘地矣侯在塗潔已信心無毫髮干鬻緣飾之私法所欲鋤擊豪無避巨奸無暱近法所欲循拊衆所棄必治衆所忽必理大要嗜古修出流俗類此松羅溪野人也聞隣國之政欲執簡而書之久矣斯役也謬辱之故不敢以不腆辭侯名樂字彥和湖州烏程人隆慶二年進士董役者老人陳輔其志與才皆能善事侯心也得附書謹記

隆慶六年季春吉旦新喻劉松汝貞拜譔

十二

散筵　有仕歸田鞅鞅識者曉曰仕宦猶赴飲也有酒数行主人意不在客醉而即止者有午飲至晡酡醺而言歸者有秉燭畫漏酩酊大醉而後已者總之無不散之筵也然酒数行者賓主尚醒成禮而去至若酩酊者恐為酒所使或有詈毆而散者矣不如蚤辭之為愈也

剛折　老子之門人仕而請于老子老子曰若剛則取禍不可焉門人曰君子

以剛為貴敢請所以老子曰夫齒剛而先缺舌柔而存木之生也其條柔軟而枯槁也枝則硬直故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尚嚴　馬之日就鞭羈者稍加之策則見影而馳歷崎徑如越康莊矣其不習者脫卒然加之彼必驚奔肆出則有泛駕而佚爾故御民者不可一時弛法子產曰其次莫如猛知言哉

不祥　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刀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曰然則戰孰受其不祥王思久之曰我受其不祥遂止伐魯

防邪　郁離子

曰姦人之於人國家也一且不堪也而況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矣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絶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

救急　梁武帝城且圍亟矣尤聚講老子

臣有諫曰今有人焉邉豆靜嘉肴核維旅方

執爵獻酬雍容于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則猶以為勾容乎抑滅火乎必以為且滅火也君當是時何暇洽老子為

浪傳

宋人曰令一人汲水于里許已而家掘井自喜而語人曰吾掘井似得一人里閭遞相傳謂真井中得一人也而聞之宋君君召而問之宋人告以故君曰嗟夫傳言之誤若此宋人曰君門寥遠指賢為不肖指不肖為賢皆類此也宋君曰然

殘異

子車子之猳其色粹而黑十產而三豚焉二則粹而黑一則駁而白

惡其弗類齒而殺之決裂其腎腸而後止其類於巳者字之眴眴惟恐傷也淡玄子曰世貴同脫勿同同即父子相嗌若仇敵矣矧交手可畏也　輕敵　陳王涉以秦亂也有輕敵意博士曰臣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骨騰肉飛手摶毚獸國人懼之一日嗔其妻左手建杖右手制頭而笞其背妻恚而撮其陰由竟仆地夫以勇夫而劣於女子手者輕於無備也　厚望　子華子曰齊之憔瘁甚矣功曾不一二古之人而求治過之則何以哉窮

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巵酒臠肉之操而已其所以請福者曰金玉滿堂大小康寧豻篕足諸市利所扶持小所祝望者厚神其吐之矣

獨醒

士人有絜絜獨行而被黜蓋甚不平也識者曰以子之行黜也固宜夫群歎而醉囂一人避席去之衆必奮臂而呼牽其裾惟恐後相與按轄巨觥而爭飲之令酩酊而後已何則懼其獨醒也

掩瑕

夫素絲之微纇也染以爲玄黃黼黻則可以薦於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爲瑚璉敦彝則

可以享於神明大廈之腐棟以之斲而爲椽則不知其朽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枯淡玄子曰世有卓犖之才以小過而棄者悲夫　終迷　昔燕市有善酒者沉湎終日夜已而病病入肺臓去死無幾所親規之曰病亟矣無已爲糟邱之鬼乎其人大悟始斷杯酌見酒輒推而去之曰毋溷迺公爲也未幾而唇將焦枯鬱鬱無以遣乃自解曰試小嘗之無傷也已而大醉如故遂不可藥而死　極反　挫鋒子曰物極至則反火之

將燼也其焰必沖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聲必震故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

豚餌　語云貪夫死利哉衛人釣而得鰥其大盈車子思子曰子何以得之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肩則吞之矣故高爵重祿皆豚肩也世世之不為鰥者希矣

執迷　郗子以惡諫而亡奔於道謂御曰吾以賢為人所攻御曰臣里鄙人跨驢之市覿姜謂產於樹市者云土所產

鄙人弗信曰如若言當吾以驢予若否則若所售姜予我質之行道之人謂土所產也市者携驢而去鄙人張目曰即失驢然姜終樹産邾子大慚

逸知　田翁得寶玉於田所以示隣父隣父紿為恠石歸置廡下是夜光照一室田翁家大怖以為真恠而速棄於野隣父無何盜之獻魏王立賜千金食上大夫祿為常夫寶一也勿知者棄之為恠物知者竊以受上賞然則賢才亦顧知與不知者爾

修備　晋伐虞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無虞也宮之奇曰吳鄉人患蚊入市貨藥驅之有道士黃冠者曰若持吾符歸而懸之蚊即息踰於藥鄉人喜而聽之蚊如故也謂道士謬已也往而執之道士與俱而察焉曰否否吾之符懸在帷帳即驗乎懸諸壁若之何止今備不修而聽於神吾恐虞不祀矣

性習　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傳而有翔霄之志性也獼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齊女工於刺繡襄女工於織錦習也

甘獵　昔蜚廉氏

有二馬一者朱蹤白毳龍髂鳳臆驟馳如無
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頭
駱膝蹀蹵善蹶奔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
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
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　妄藥　夫無
病之人少有不和當靜攝自愈不可妄投以
藥石稍寒而投以熱則火熾烈熱而投以寒
則水洩水火相搏則元氣日耗遂成沉疾而
難於救藥治國家亦猶是也弊不極不可以
輕變　反神　老子曰聰明即用必反之神

謂之大道故人之死也藏骸於野委其形于外也其祭也祀之于室存其神于中也 知死可以知生矣 易濁 老子曰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将自清勿駭勿驚萬物将自澄 大匠 楚王為臺材已具矣召群匠之良者而計之群匠咸環待於陛礪斵鋸持尺繩視其材而将斧也一匠獨無所持竊俯仰周視默然若有所思恍然似有所度衆皆目

而笑之楚王曰此大匠也卒用之而臺成混
沌子曰古之大臣不動聲色而奠我王家者
其此之流與　以上俱述贅劉廬州太守所
著原不書姓名

見聞雜紀卷之七